

这是一个发生在QQ 群里的故事。从“北京中年之家”这一名称就可以知道,群里聚集了一批身居北京的中青年,在现实生活之外,他们用五光十色的网名,活跃在线上的闲聊和线下的聚会中。这些人散落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角落,有着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社会背景。是网络把他们聚集到了一块儿,让这些备受生活压抑的心灵得到了解脱。

刘丽华——群主“千年老妖”,是一位40多岁的漂亮女人。几年前为了与在美国生活的丈夫和女儿团聚放弃了护士长的工作。人到中年的她在饱尝了异国他乡的孤寂后,最终选择了独自回来。也许是姿色出众又有着令人羡慕的家庭、已婚却“单身”的她,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太多的朋友。于是她只好投身到这虚拟的世界中缓解自己的孤独。

刘硕文是群里的一员活跃分子,网名“库克船长”,40出头的他是一名大学教授,博士学位,有过留美经历,在学生心中他是一位颇有学者风范的优秀教师,在外人眼里他也算是年轻有为、学识渊博。然而在充满潜规则的学校里,他却要处处如履薄冰小心处事,即使对此很是不屑,但身在其中却也无可奈何。刘硕文的妻子乔慧在一所重点中学当副校长,是个很强势的女人。在妻子威严气场的笼罩下,经常弄得他忘记自己是在家里,每每遇到矛盾也总是选择退让。一次群里的成员打算周末一起出去钓鱼,刘硕文一时激动自告奋勇担任主持工作,正好与乔慧回娘家的计划相矛盾。一通争吵之后两人陷入冷战之中。

也许是出于对自己的保护,在群里的人们从不互相打听对方的真实情况。在这虚拟的环境中,由于脱离了现实的制约,大家戴在脸上的面具被暂时揭了下来。消除了伪装和对他人的戒备后,一些与生俱来的或后天生成的情愫在网络中变得生机勃勃。相互倾诉、相互倾听,彼此感染、彼此激荡,使得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久受压抑的灵魂得以片刻的舒展。这其中的“少帅”是群里最神秘的一位,他只在网上和大家交流,从不和大家聚会,但却会出手大方的委托群主“老妖”请大家吃饭。在群里好像也只有群主“老妖”对他有一些了解。

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借此为由群内的活动也越加频繁。随之群里的成员见面了解的机会也越来越多。钓鱼活动如期举行,大家两两组合进行比赛,无论输赢都玩得亦乐乎。也是因为这次的活动,代理了一家小化妆品公司的“无所不为”王大鹏有机会得到了“小仙女”贺帆的电话号码。居心叵测的王大鹏就此对贺帆开始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在得知贺帆是一家公司的会计后,就借口自己公司财务有问题,邀请贺帆到自己的公司做兼职。已有家室的贺帆对此一直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答应了。受邀来到王大鹏的办公室后,贺帆断然拒绝了他的骚扰。然而感到无比愤怒的贺帆对此也只能选择沉默,不好意思对任何人提起。

入冬后的北京无比寒冷,吃火锅成了活动的惟一选择。席间一直积极参加活动却少言的四川女子文三妹带来了几箱特别的曲酒,并借此向大

■长篇小说

群里群外

(故事梗概)

家敬酒话别。在大家的一再追问下,文三妹才说出了独自进京推销本村自产曲酒的艰辛。眼看到了年根,酒钱一分没有收回来,出租屋里还堆放了许多积压货,于是打算退掉房子打道回府不做生意了。在座的“老师傅”周卫东是一位机关干部,几次活动中他表现得平易随和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听后立刻决定将剩余的积压货全部包圆。紧接着,其他几个人也纷纷一箱两箱的订购起来。文三妹本以为大家说的是酒后醉话,没想到第二天却真有人上门来取货。并且几天后在周卫东的关照下,被拖欠的酒钱也一一追回了。这让已经绝望的文三妹一下看到了曙光。

在酒精的作用下,那次的聚会让大家多少有些失态。临分手时,作为主办者的刘硕文和大家一一相拥作别,不知在哪位女士的身上沾上了香水味。香水事件让刘硕文本已有些缓和的夫妻关系降到了冰点。面对妻子的愤然离家,他感觉百口莫辩、束手无策。

火锅店的聚会不仅使刘硕文在家中碰到了麻烦,还有另一个人也因此出了点儿问题,那就是“花猫”陈洁。她是位30出头的漂亮的东北女孩儿,来北京闯荡了几年后,被一位叫潘阳的老板包养了。从此陈洁便以上网来打发空虚无聊的生活,成为了群里比较年轻又特别活跃的成员。性格率直的她那天也定了两箱酒,潘阳看到后询问酒的来历。陈洁不敢告诉他自己经常会网友,便谎称是在健身房认识的朋友那儿买的。但是潘阳对此仍十分担心,表现出不悦的神情,他怕陈洁与人交往时泄露自己的身份。

“七品县令”董根保是个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想通过个人奋斗让大家都过上城里的好生活。可尽管付出不少,日子依然很艰辛。渐渐地他发现只有走进网络世界时,才会感到片刻的安逸。竭力想将自己融入大都市的他,在群里闲聊或聚会的时候,会感到自己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在那些不知道自己底细的人们面前,他觉得与其他人并没有什么两样儿。但在群主“老妖”无意间提起要他做东组织大家活动后,他便开始担心自己在群里的形象和角色了。

春节前夕,乔慧的父母察觉出了刘硕文两口子之间的矛盾,便极力撮合两人带着孩子回自己家过年。乔慧见此,也下台阶和刘硕文回到了家中。刘硕文又一次主动承认错误,并向乔慧保证下不为例。但是这一次在与乔慧激情过后,他并没有像往常那般如释重负。为不再引起夫妻争吵,刘硕文只得在妻子面前加倍小心。此间的苦楚让他发现两人之间已经出现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春节一过,人们开始嗅到了春的气息,整个北京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忙碌和喧嚣,新的一年开始了,又是一个轮回。但是,群主“老妖”的这个年过得并不舒心,本来与老公商量好,圣诞节时让他带着女儿回国团聚几天。最后老公和女儿却纷纷推托有事不回来了。现实中的不如意还未平息,网上又出了乱子。群里有一个网名叫“机器人”投来好评。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机器人”在群里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大多数人也没有太在意,认为这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可万没想到,春节前群里的七八个人都急着找“机器人”,原来每人都被骗去了六七千元。此时的“老妖”悔恨不已、懊恼异常,在整个事件中她是惟一的获利者,可她此刻内心比那些受骗者还难受。

群里的成员“屎壳郎”要离开北京去上海工作,于是组织了一些元老级骨干一起吃饭。这其中惟独少了“老师傅”周卫东,原来他所在的单位一位局长要退休,空额决定采取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这让所有的人为之振奋,周卫东也在众人的撺掇下加入了竞争。过五关斩六将,他居然走到了最后二选一的环节。然而,常年的与世无争还是没能让他胜出夺魁,两个多月确让他再次尝到了世间的冷暖。

酒足饭饱之后,“无所不为”又与群里的另一位美女“彩蝶”孙小玲亲昵了起来。“小仙女”见此情形很为“彩蝶”担心。于是,鼓起勇气和群主“老妖”反映了情况。原来,反映“无所不为”种种劣迹的不止她一人。“老妖”本觉得不便干预,但是三番五次听到投诉后,便与“库克船长”刘硕文商量后,由他劝说“无所不为”主动离开。得知消息后“无所不为”很是不屑,但又想以后恐怕再占不到便宜,便在两天后消失了。

就此大家都有意无意地回避在“彩蝶”面前提及此人。察觉出异样的孙小玲发觉后,却同样的不以为然。并不是说她是多么个随便的女人,而是这位长相出众且工作顺风顺水的女人确实是在风光背后有着难言之隐。她的丈夫谭森看上去高大强壮,伟岸挺拔,且十分恋家,对风韵犹存的她也是百般宠爱呵护。但就是在夫妻生活方面不能给予她满足。于是上网聊天结交新人成了她填充情感空虚的良方。



比起线上的精彩生活,线下的人生对“花猫”陈洁来说是度日如年。与潘阳走过了四个春秋以后,陈洁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是离开的时候了。一次,她在落寞间失手丢了钥匙,无助之时想起了群里的大姐“老妖”,交谈中一直对“花猫”心存好感的“悍马”得知此事,早早赶到了“花猫”家为她解了围,这让“花猫”低落到极点的心得到了片刻慰藉。与“老妖”的一夜长谈更是坚定了她离开潘阳的决心,此后有家室又年长于“花猫”的“悍马”也给予了她很多的帮助。但是此刻的陈洁经过种种的悲凉后,变得坚强了起来。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生活,并寻找一份真正的爱情。

人间四月,春暖花开。群里提议去十渡郊游,“七品县令”董根保承担了组织工作。但这次聚会需要租车。生活拮据的董根保几经周折花了1000块钱找来一辆公车私用的大巴。活动搞得相当成功,这让他又开始在群里活跃了起来。然而好景不长,一个月后董根保遭到了举报。原来,他不满公司对他的待遇,在上门为用户维修网络时私自收取交通费。事发之后,由于董根保算是技术工,公司一时找不到人手接替,打算惩戒他手下的徒弟而就此事。董根保为了维护手下人的利益及尊严,和领导周旋。最终他成功带着手下的几个徒弟一起跳槽到了一家新公司。

一段时间以来,刘硕文发现每当自己心中的郁闷无处消解之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群里一位远在深圳的成员——“长夜无眠”李婕。与此同时,有着不幸婚姻的李婕也对远在北京的刘硕文有着无限的好感。工作的压抑和生活的重担,使她每天过着循规蹈矩的日子。然而,自从在网上遇到了敏感又极富儒雅气质的“库克船长”以后,一种莫名的激情使她逐渐失去了往日的理智。有

意无意的闲聊,让他们彼此间互相吸引、互相取暖。一次出差的机会,让李婕最先迈出了一步,但是见面后的现实感,让李婕感到无比尴尬,匆匆结束了见面,但却让彼此的心走得更近了。

入夏后天气变得炎热起来,群里的人们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文三妹几经周折在北京成立了家乡曲酒的经销店。董根保找到了新工作把妻子接到了身边团聚。陈洁在众人的帮助下生活逐渐步入了正轨。刘硕文的妻子乔慧正式被升任为校长,登门道贺的人络绎不绝,使得刘硕文无暇顾及群里的生活。最糟糕的当属刘小玲,一次激情过后不小心被儿子的同学撞见了,惹得小家伙与同学大打出手。她自己虽说一时唬住了还未懂事的儿子,却极为担心此事流入丈夫的耳中。

转眼间夏去秋来,被妻子的高升搅得不得安宁的刘硕文被派到深圳开会。此时的李婕已经摆脱了婚姻的纠缠,再次的面见也使得刘硕文一颗躁动的心变得更加火热了。但现实很快让他周身沸腾着的血液冷却下来,理智也一点点地恢复了。金秋10月,群里迎来了3周年的庆典活动。这次活动的规模可谓史无前例,参加的人数多达上百人。在活动中群主“老妖”得到了一个十分振奋的消息,通过群里的一个活跃分子,他们找到了那个在群里行骗的“机器人”。如释重负的“老妖”在家人的催促下,也下定决心卖掉房子去美国生活。然而她突然的晕倒使得一切又停滞了下来。入院后被查出头部有一个胶质瘤的消息立刻在群里炸开。群里的人们听闻纷纷来看望她、照顾她。

几天后,在“少帅”的安排下,“老妖”经过医生会诊打算在国内接受手术。“花猫”见神秘的“少帅”依然不现身,便埋怨起来。躺在病床上的“老妖”终于和大家道出了自己与“少帅”的关系。原来他们曾经是一对恋人,就在他们打算结婚时,“少帅”被工作单位一位很有势力的女孩看上了,动用了很多关系打算拆散她们。当时的“老妖”是那么的卑微,为了给爱人一个好的前途,她毅然选择了离开。多年后的一天,也许是老天眷顾,一次偶然的搜索让他们又在网上相遇了。但此时的两人都有了各自的人生,于是群里的网聊成了维系他们关系的惟一纽带。

临做手术的前一天,“老妖”为感谢众多关心自己的人,给群里的成员们发了一条消息。文字不多,却道出了自己对这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的眷恋。“老妖”被推进了手术室,她静静地躺在床上环视着周围,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脸上现出了一丝笑容。抬起手来向大家轻轻摆了摆,手术室的门慢慢关上。此时她的脑海中,每个人的形象比过去更加真实、更加亲切了……

一颗颗被生活蹂躏得伤痕累累的心在这里汇聚,由此交织出的千丝万缕的奇缘让大家互相疗伤。在这里,每个人都重新找回了自己,也重新认识了别人。每个人都愿意毫无保留地去关怀和帮助他人,借此,他们也重新找回了对世界、对人生的最初的信任。

(徐 乐 缩写)
《群里群外》,维平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给小杏的诗

□于 坚

小杏 在人群中
我找了好多年
那是多么孤独的日子
我像人们赞赏的那样生活
作为一个男子汉
昂首挺胸 对一切满不在乎
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才能拉开窗帘
对着寒冷的星星
显示我心灵最温柔的部分
有时候 我真想惨叫
我喜欢秋天 喜欢黄昏时分的树林
我喜欢在下雪的晚上 拥着小火炉
读阿赫玛托娃的诗篇
我想对心爱的女人 流一会儿眼泪
这是我心灵的隐私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理解
人们望着我宽宽的肩膀
又钦佩 又嫉妒
他们不知道
我是多么累 多么累
小杏 当那一天
你轻轻对我说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我唱歌给你听听
我忽然低下头去
许多年过去了
你看 我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瓦雷金诺叙事曲

——给帕斯捷尔纳克 □王家新

蜡烛在燃烧,
冬天里的诗人在写作;
整个俄罗斯疲倦了,
又一场暴风雪
止息于他的笔尖下;
静静的夜,
谁在此时醒着,
谁都会惊讶于这苦难世界的美丽
和它片刻的安宁;
也许,你是幸福的——
命运夺去一切,却把一张
松木桌子留了下来,
这就够了。
作为这个时代的诗人已别无他求。
何况还有一份沉重的生活,
熟睡的妻子,
这个宁静冬夜的忧伤,
写吧,诗人,就像不朽的普希金
让金子一样的诗句出现,



把苦难转变为音乐……

蜡烛在燃烧,
蜡烛在松木桌子上燃烧;
突然,就在笔尖的沙沙声中
出现了死一样的寂静
——有什么正从雪地上传来,
那样凄厉,
不祥……
诗人不安起来。欢快的语言
收缩着它的节奏。
但是,他怎忍心在这首诗中
混入狼群的粗重鼻息?
他怎能让死亡
冒犯这晶莹发蓝的一切?
笔在抵抗,
而诗人是对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严酷的年代
享有一个美好的夜晚?
为什么不能变得安然一点,
以我们的写作,把这逼近的死
再一次地推迟下去?
闪闪运转的星空,
一个相信艺术高于一切的诗人,
请让他抹去悲剧的乐音!
当他睡去的时候,
松木桌子上,应有一首诗落成,
精美如一件素洁绣品……
蜡烛在燃烧,
诗人的笔重又在纸上疾驰,
诗句跳跃,
忽略着命运的提醒。
然而,狼群在长啸,
狼群在逼近;

标准诗丛选粹

为展现现代汉语诗歌的成就,作家出版社策划出版了“标准诗丛”第一辑5册:《我述说你所见》,于坚集1982—2012》《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语言》,多多集1972—2012》《我和我》,四川集1985—2012》《如此博学的饥饿》,欧阳江河集1983—2012》。

诗人!为什么这凄厉的声音
就不能加入你诗歌的乐章?
为什么要把人与兽的殊死搏斗
留在一个睡不稳的梦中?
纯洁的诗人!你在诗中省略的,
会在生存中
更为狰狞地显露,
那是一排闪光的狼牙,它将切断
一个人的生活,
它已经为你在近处张开。
不祥的恶兆!
一首孱弱的诗,又怎能减缓
这巨大的恐惧?
诗人放下了笔。
从雪夜的深处,从一个词
到另一个词的间歌中,
狼的嚎叫传来,无可阻止地
传来……
蜡烛在燃烧,
我们怎能写作?
当锦言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
当我们永远也说不清,
那一声凄厉的哀鸣
是来自屋外的雪野,还是
来自我们的内心……

我读着

□多 多

十一月的麦地里我读着我父亲
我读着他的头发
他领带的颜色,他的裤线
还有他的蹄子,被鞋带绊着
一边溜着水,一边拉着小提琴
阴囊紧缩,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
我读到我父亲是一匹眼睛大大的马

我读到我父亲曾经短暂地离开过马群
我读着他的头发
他领带的颜色,他的裤线
还有他的蹄子,被鞋带绊着
一边溜着水,一边拉着小提琴
阴囊紧缩,颈子因过度的理解伸向天空
我读到我父亲是一匹眼睛大大的马

我读到我父亲头油的气味
他身上的烟草味
还有他的结核,照亮了一匹马的左肺
我读到一个男孩子的疑问
从一片金色的玉米地里升起
我读到在我懂事的年龄
晾晒谷粒的红房屋顶开始下雨
种麦季节的犁下拖着四条死马的腿
马皮像撑开的伞,还有散于四处的马牙
我读到一张张被时间带走的脸
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
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

像一个白发理发师搂抱着一株衰老的柿子树
我读到我父亲把我重新放回到一匹马腹中去
当我就要变成伦敦雾中的一条石凳
当我的目光越过在银行大道散步的男人……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西 川

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听凭那神秘的力量
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
射出光来,穿透你的心脏
像今夜,在哈尔盖
对于那些远离城市的荒凉的地方,在这青藏高原上的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
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
这时河汉无声,鸟翼稀薄
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
马群忘记了飞翔
风吹着空旷的夜也吹着我
风吹着未来也吹着过去
我成为某个人,某间
点着油灯的陋室
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
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
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
放大了胆子,但屏住呼吸

天人无泪

□欧阳江河

越是不可测度的事物越是清晰可见
苍天在上!苍天里迅疾如闪电者
沉入大地的漆黑掩埋,眼里的弓箭
射向流星雨,从此没有光芒
能够覆盖我的内心而不覆盖我疾速
走过的原野。

五月的原野。我徒步而行的原野。
迫使一个人用十万只手臂高高举起
房子和孩子倒下,短信传开,唯物论如花吐瓣
的原野。大地的一个角落
或眼里的几滴泪水。

我从来没有祈求过像此刻这么多的泪水。
请允许我比哭泣更低地压低嗓子,
比嗓子更弯曲地弯向大地。
请允许我屈服而歌,折腰而歌,剃目而歌。

直到死了才痛哭的人啊,
将在谁的注目礼中失声痛哭?为谁
而哭?那么尊贵地,忍不住地
不问生死地哭!请求生者一起哭!

从善如流地哭。甚至善恶不分地哭。从永恒
到现在,到悠悠过去,把时间反过来哭。
小女孩回到母亲的子宫哭。
母亲用外婆、今人用古人、小人用圣人的
泪水哭。

用微笑哭。用恩情哭。用玩具熊哭。
用锦绣文章和天下盐哭。
用被骨头折断的泪水哭,用从银行取出的金钱哭。
把毕生积蓄哭成一堆废纸,把大理石
哭成灰烬。
水库不够,就用大海来哭。

但为什么不把大地的泪水连根拔起呢?
如果生的力气不够,请把死的力气给我。
对于那些被大地震碎的心之武器
为什么不让它们摔得更碎一些呢?
为什么不从燕子身上吸走鹰巢的血,
两眼直视太阳但茫无所视呢?

天人无泪。
那小女孩的眼睛一直在替我看路吗?
我所神往和默祷的、摄我魂魄的二〇〇八,
我为之碎身为之悬胆为之跪地的二〇〇八,
是如此久远,空阔,
像心碎在玉碎的裂纹深处那么空阔,
透过另一个更为空阔更为久远的古代
的魂魄,既非对存在的叩问,也非存在本身。
(“标准诗丛”,作家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